

繡像小說



第六拾伍期

繡像小說第六十五號目錄

世界進化史

惺菴

市聲

姬文

第十一回 繡像

第十七回 繡像

巡撫風烈壓彈邪
幕友清高偏嗜古

專利無妨營賤業
捐官原只爲榮身

活地獄

南亭亭長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

第三十七回 繡像

第二十八回

辦招搖藉端明宿案
懲頂撞判定坐長監

飲食有節軀體自強
文質相生人禽迥判

學究新談

吳蒙

苦學生

第十六回 繡像

第五回

閱課堂一字起風潮
回監督諸生齊要挾

持公道領事難關員

第十七回 繡像

第六回

良教師不容學界
守舊黨擬課時文

出工廠黨勢方張

返學堂高才見嫉

此撫
風烈
塵
邪



幕九
清息
臨善
吉



世界進化史

第十一回 巡撫風烈履彈邪 幕友清高偏嗜古

惺 菴

却說余學臺因太太被撞木鐘人。騙去了二千銀子。要在自己身上討回本利。共一萬二千銀子。雖然伏伏帖帖答應了。未免有些肉痛。就要查考這牽線的人。問過太太。知是王喜。便連叫王喜。誰知王喜知事不妙。早已預先逃走出去。余學臺大怒道。這人還了得。我不辦他。也枉做了一省學臺。當下便請書啟老夫子。寫一封信。給南海縣。叫他緝拏。那時南海縣姓伊名崇壽。表字子景。也是箇翰林出身。要算余鈞甫的老前輩。然而有些看不起鈞甫的。接着他的信。知道他不情不實。大約是這王喜從中講買賣。不遇。怕責罰逃走的。因此也不上緊代緝。鈞甫一候三天。沒得回覆。愈加動怒。便親自去拜撫臺。這位學臺。做闖姓。賈秀才。鬧得聲名狼籍。張撫臺想要動手參他一本。正在那裏躊躇。却好他來拜。便立時請見。鈞甫把南海縣不替他追緝逃僕的事。告知筱帥。又道。像這樣的州縣。單知拿錢。不管地方上的事。要他何用。老前輩爲何還如此的縱容他。筱帥冷笑道。伊令也是箇兩榜出身。向來辦事勤明。不說別樣。只他署事以來。盜

風先就平靜了許多。鈞翁的逃僕。如依兄弟愚見。沒什麼大罪。也就隨他去罷。這些小人。不足深究的。鈞甫聽彼帥也合南海縣一氣冷淡他。到底是讀書人容易動怒。當下便怫然道。老前輩。我們治家是合治國相關的。這樣惡僕。要不緝拿懲辦。貴省又多一箇匪類了。彼帥道。這人既如此不好。鈞翁爲什麼用他。鈞甫忸怩道。那是有人薦的。彼帥勸道。既是有人薦的。看薦主面上。饒他過去。將來他要爲匪。自有國法治他。跑不掉的。鈞甫見話說不進去。十分坍塌。便發狠道。廣東是著名的刁蠻地方。像這樣廢弛。只怕是箇亂象。彼帥聽了。不覺色變道。亂倒不至於亂。只要士林的口碑好。便放走箇逃僕。是不礙事的。鈞甫聽罷。心下一驚。怕他說出自己的毛病。不敢過於催逼。只得辭別而歸。彼帥送客回來。就到姬又丹書房說道。今天學臺來拜。兄弟當有什麼要事。原來他衙門裏逃走了一箇家人。他叫伊令緝拿。前天伊令來稟過。這家人爲着合學臺太太賣科舉。被人騙去幾千銀子。因此急急要想緝拿他。這麼攪起來。還成句話嗎。我想鈞甫的聲名也太狼籍了。我要不參他。只怕將來還有處分。顧不得交情的了。又丹雖然很怪鈞甫勢利沒品行。却是從前至好朋友。況且與自己同鄉。將來難免鬧成水火。許多關礙。不覺替他曲原道。鈞甫於銀錢上太看得重了。至於賣科舉一節。倒也是廣

東的成例。還可恕的。筱帥道。還有人說他賣秀才哩。又丹道。官場上傳說的話。本就不大可信。晚生看鈞甫雖貪。不至於此。筱帥嘿嘿不語。辭別出去。又丹暗道。這事不好。只怕鈞甫錢雖有了。官却不保。慢說又丹代鈞甫着急。且說鈞甫回到衙中。兀自動氣。不料接着一封信。上面寫着密啓字樣。急忙拆開看時。原來是又丹給他的。信上寫的是筱帥要上摺參他。須早爲之地。又叫他格外慎密。不可說是自己通信的。鈞甫大驚。就上房合太太商議。又怪他道。都是你鬧的。如今饒丟掉了二千銀子。我功名還不能保。太太呆了半晌。就問道。你怎麼知道。鈞甫道。幸虧我舊時同社朋友姬又丹。寫信來通知我的。叫我及早設法。我想張筱軒。要算得箇僵硬漢子。銀錢是買他不動的。他名望又好。聖眷也隆。我功名定然送在他手裏。太太道。我不信。你也是箇學臺。合他一般大小。難道怕了他不成。況且還有乾爹照應。依我說。不要緊的。鈞甫道。他摺子上去。那管你學臺不學臺。就是你乾爹。也只能望望他。救不得我的功名。太太一想也。就着急。鈞甫道。如今只有一法。我去請又丹來喫飯。就便探聽消息。他要能合我斡旋。我便送他些。只是聽得這人。也合筱軒一般的假清高。不受賄賂的。如何是好。太太道。我有兩顆珠子。有人佔過價。說值八千銀子一顆。他實在能有法保全了你的功名。我就送給

他也捨得。鈞甫道：你那兩顆珠子本來很值錢。我就去請又丹來。他肯想法。我們一准送給他。太太道：既然如此。我這兩顆珠子有價錢的。一千銀子一顆。你拿二千銀子給我。你拿珠子去。好去辦你的事。鈞甫一聽這話。連連吐舌暗忖道：他竟識貨。直頭知道這珠子的價錢。只得答道：你我又沒分家。況且爲我功名的事。你去了兩顆珠子。將來誥命夫人何等榮耀。不是這珠子買來的麼。雖說是爲我。亦是你爲着自己。怎麼好合我要錢。太太道：要臉呢。你自己不會做官。仗着我的力量。放了兩踮差。做了學臺。如今又要仗着我的珠子。保全你的功名了。男子漢大丈夫。專要靠着我们婦人家。不怕羞嗎。鈞甫被他太太說到這話。直臊得滿面通紅。不覺惱羞成怒道：你也犯不着挖苦我。有的是銀子。我照價給你便了。太太這纔歡喜。鈞甫叫人備了請帖。特請又丹合撫院文案上幾箇熟人喫飯。這時張撫臺正在又丹書房裏商議公事。可巧遇着學臺的請帖送進來。又丹道：他請晚生喫飯。是甚麼意思。晚生決意辭他。筱帥道：不必。你這麼一辭。倒顯得我們合他有意見了。依兄弟說。儘管去。留神些便了。又丹本來願意去的。便在知單上自己名下寫了箇知字。次日叫人僱轎。家人們是早已曉得的了。師爺要到學臺衙門喫飯。等到師爺上轎。一直擡到學臺衙門。原來這廣東學院衙門。是南漢的

故苑裏面有一箇大大的花園。亭臺樓閣。一概都有。池內還有許多奇峰怪石。古色斑斕。還有宋元以來名人的石刻字畫。米顛的字刻在石上的。尤爲特色。就只天氣陰沈。那園裏沒有人到。四面溼氣薰蒸。沒甚趣味。鈞甫因要合又丹密談。取這箇園裏清淨。就叫人打掃乾淨。把榕樹的葉子掃去。花廳上的綠苔。也剔刮淨了。原有南海辦差的。那些紫檀木的桌椅。鈞甫又叫人把自己名人書畫。合那些古玩。都擺了出來。登時把箇荒園收拾的齊齊整整。廣東的請客菜。自不必說。價錢雖貴。而精美甲於別省。鈞甫自己又最講究喫喝。自然這桌菜。是不用說的了。看看午牌時分。門上遞進名片。又丹已到。鈞甫叫開中門相請。一會兒又丹進來。鈞甫先請他在花廳上坐了。此時別客都沒有來。鈞甫趁便先就問筱帥上摺的事。又謝他的照應。又丹把那天一夕話。合鈞甫說了。囑咐他千萬不可說是自己通知的。鈞甫唯唯答應。又道。將來筱帥要再提起。還望老同學代弟輪旋。又丹道。但請放心。兄弟能夠說話的地方。沒有不盡力的。鈞甫大喜。一會兒文案上幾位來到。原來文案上見又丹尙且去。樂得應酬。一齊都到了。鈞甫讓各人同入花園。又丹見他古玩甚多。真是目迷五色。當下品論一回。又丹最愛一箇統文鼎。見過金石書上。考證起來。一毫不錯。鈞甫道。這鼎的來歷甚奇。先君在山西做

太原府。偶然經過鄉村裏。住宿一家人家。見這家把這鼎當做香爐燒香。先君問他要買。他只討價一吊錢。先君不肯欺他。給他五十吊錢買的。又丹道。豈止值五十吊。五千吊買了來。也還便宜。鈞甫道。你這般愛他。要算是這鼎的知己。我就把來送給你罷。又丹作色道。休說頑話。你有這鼎。王公不易。古人有言。君子不奪人之所好。弟那敢妄想。鈞甫哈哈笑道。又丹。你看得我太淺了。像我們的交情。何止區區一鼎。放在你那裏。合放在我這裏。有甚分別。要是別人。我却不送。爲你是鼎的知己。鼎有所歸。我也快活。人生如寄。物也如寄。寄在知己的家裏。這鼎也就不須自怨自艾了。又丹聽他說得大方。暗道。鈞甫向來鄙吝。爲何這時忽然慷慨。轉念想道。呀。我明白了。鈞甫看這鼎。不比自己的功名重大。我答應替他盡力。他是拿鼎貨取我的。咳。這樣的人。倒也不可答應他。太快。又丹這麼設想。却不知鈞甫又是一種念頭。他道。這鼎并不是真正古貨。又丹跟着楊尙書。算會辨別金石。其實都是外行。他引的幾處金石書。都是模糊影響的。但是我欺他一時。將來總要被人家考察出來。也罷。我加上一顆珠子。結識了他。難說將來用着他哩。想定主意。甚是歡喜。閒談一會。便叫擺席。鈞甫又發了許多議論。都是說廣東弊政。又丹道。彼帥并非不想整頓。無奈積習已深。一時改不過來。鈞甫自悔失言。只

得縮住了嘴。又道：彼帥大有作爲。比不得從前督撫。又有又丹輔助。還怕兩三年間。不改革過來麼。又丹謙道：兄弟是素餐。毫不干涉地方上事的。當下酒過三巡。菜逾八盤。又丹喫那魚麵。覺得十分可口。問起來。纔知是用雞鴨汁乾收的。只這一大盤。已把五箇人的肚皮喫飽。以下的菜。也就隨便嘗嘗的了。席散之後。鈞甫又道：我明天把這鼎送進來。你不要又當什麼賄賂。退還了。還要稟撫臺查究。又丹道：說頑話罷。你當真送我。我決計不收。鈞甫不則聲。送客後。回到上房。把珠子匣子。叫人紮好了。放在鼎裏。另外用高麗紙把鼎封好。寫了一封信。次日叫親信家人。送到又丹公館。原來又丹已把家小接來。在外面租了房子居住。但是又丹在院上。公事忙。常常五、六天不回公館。所以彼帥愈加相信他。這天送禮來。偏偏又丹不在公館。不料被他妻子冒冒失失的。把來收下。打開看時。却是一箇古鼎。楊氏道：我當是什麼好物件。這東西又不值錢。要他有何用處。退回給他罷。把鼎倒轉來封。忽有一物掉下。楊氏看時。却是一箇小方匣子。玻璃罩兒。中藏一顆大珠。精圓燦亮。楊氏把這顆大珠。托在掌中。觀頌一回。果係珍珠。是無價之寶。心下大喜道：我正少一顆面珠。余學臺的太太。我本來認識他。他的珠子。我受了也不礙事。不言楊氏得意。且說又丹次日回到公館。楊氏把余學臺的信呈上。

又丹看罷道。快些給我退回他去。楊氏道。你又來了。人家好意送你東西。你怎麼給他退還。況且余鈞甫的夫人。合我也認識。他那顆珠子。顯係送給我的。那銅香鑪似的東西。我原不要。你只管退還。這珠子是我要留下來。做箇面珠。再也不能退還。又丹道。他送我東西。另有意思。你不知道。這分禮是受不得的。楊氏道。管你受得受不得。只這珠子。我定要留下。又丹再三央求。許他照樣買一顆給他。楊氏只是不依。又丹沒法。本來心愛那鼎。轉念道。我從前不受虞子陽的壽藍瓶。爲的初到館。脚步兒沒站穩。他又把這瓶一直送到衙門裏來。耳目衆多。諸多不便。鈞甫倒有主意。把這鼎送到我公館裏。料沒有人知道。況且我合他從前的交情。也還可以受得。說不得爲他壞了我的操守。只下不爲例便了。但是他犯的參案。我倒要分外替他用點心開脫。纔是。想定主意。便對楊氏道。這回便由你收了。以後再有人送禮物來。須等我看過方可以收。我是處憲幕的人。收人家禮物。人家要說我招搖納賄的。你牢記着。楊氏也不答應。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懲頂控
判定
坐長監



活地獄卷之八

南亭亭長著

願雨樓加評

第三十七回

辦招搖藉端明宿案

懲頂撞判定坐長監

却說安徽省的太平府屬下。有一箇蕪湖縣。瀕江通河。本是一箇極大的市場。城外有一條十里長街。生意十分興旺。自從通商之後。更爲繁盛。招商太古怡和都有躉船。在江口。爲的是上下貨物起見。沿江上開客棧的。因爲上下水的搭客日多。所以客棧亦就一天多似一天。如今單說一箇開客棧的。姓于叫做四海。這箇人本是無爲州的人。先前在蕪湖江口。做點零碎生意。爲人本不十分可靠。積下了幾箇錢。便喫喝嫖賭。隨手散盡。倒有一樣沾光。相貌生得頗爲乾淨。居然是脣紅齒白。因此與長街上一箇女人。軋了姘頭。從軋姘頭的那天起。就算有了家眷。于四海自從有過家眷之後。却漸漸的收斂起來。掙了錢便交給女人。也不出去賭闖。如是者又混了兩箇年頭。女人見他甚是顧家。也就把自己的積蓄。湊了出來。叫四海去做點生意。四海想來想去。只有這開下處是最好的事。就同女人說明。定了主意。開張之後。生意也還不壞。一年結帳。很

餘了幾箇錢。四海便同女人商議。要開一井大客棧。女人也欣然答應。就在江口賃了房子。擇日開張。牌號叫做公益。又請了許多夥計。專在輪船上接客。生意却非常之好。因爲四海同人客氣的很。菜飯也好。所以大家也歡喜他。從此以後。于四海便安然做老板。女人也安然做老板奶奶了。這一天忽然來了一位住棧的客人。說是姓趙行四。是打廬州府城內萬利錢莊過來收帳的。隨帶一箇鋪蓋。一箇竹箱。又一箇網籃。于四海趕緊招呼。開了一箇房間。打洗臉水。泡茶。鬧熱了一回。趙老四叫茶房把行李搬進屋去。自己畧坐了一坐。便道。我有事去去再來。茶房忙就過來。把房門鎖好。把鑰匙交給趙老四。帶在身上出門去了。一直到了傍晚。趙老四纔回了棧。開了房門。茶房又去應酬了幾句話。泡上一壺開茶。又忙着去開晚飯。忽然趙老四在房裏怪叫起來。此時于四海正在門口。聽見趙老四怪叫。就連忙踱了進來。問是什麼事。趙老四早把竹絲箱裏幾件舊衣裳發了一牀。在那裏跳罵。看見于四海進來。便指着罵道。我把你這開賊店的。還還了得。于四海一聽不懂。連忙耐着氣道。什麼事。請說了再罵。趙老四道。我是萬利錢莊的夥計。到宣城南陵等處去收帳。一共收了五百塊本洋。還有兩箇摺據。統同放在箱子裏頭。我不過出去了半天工夫。就不見了。這不是你們偷了去麼。好好

的還我便罷。若是抵賴。咱們到保甲局裏去。于四海道。青天白日。你房間又在路口。是箇人出人進的地方。那裏有人到你房裏去偷東西。又有那箇曉得你箱子裏有五百塊錢呢。況且鑰匙是你親身帶着。要末是你挑進來的時候。路上被人掏摸了去罷。趙老四道。放屁。如今我也不同你爭論。總之我五百塊錢。是在你店裏失落的。你得賠我。不賠不成。于四海道。我棧裏領年來的客人。上于上萬。別人不少。單只你少。況且你說五百塊錢。你交給那箇的。那箇看見的。你不看看告白。銀錢貴重。交明帳房。不交遺失。與棧無涉的話麼。趙老四道。我不曉得。你賠不賠。于四海道。理上該賠就賠。不該賠就不賠。趙老四大怒道。什麼叫不該賠。于四海道。像你這空口說白話。就不該賠。趙老四趕上來一把抓住辮子道。我們到縣裏去。于四海道。這明明是訛詐。去就去。本店的夥計。及看的人都看不過。只得上來相勸。却是勸不下來。兩人一逕扭着。跑到縣裏喊冤。縣大老爺是雲南人氏。姓章。當日聽見衙門外有人喊冤。正要查問。稿案已走了進來。回明了緣由。章大老爺吩咐下去。補呈子。晚堂帶審。候到二堂過後。章大老爺坐了堂。問了情由。又把于四海看了一回道。你的行爲。本縣也是知道。他這五百塊錢。諒來不假。本縣斷你如數賠還。于四海道。青天大老爺。這是影響全無的事。銀錢既沒有交代。

櫃上鑰匙又是自己帶去的。要是下了門進去。門上豈無一點痕迹。且這間房在路口。房裏進去人開箱倒籠。外間豈沒一箇人聽見。這明明是他想法子訛詐。求大老爺詳察。章大老爺哈哈大笑道。你們的主意錯了。你這些法套。只好去騙小孩子。本縣是明鏡高懸。不拘什麼事。都能曉得。你說鑰匙是他自己帶去。你棧裏豈無第二把鑰匙。我看你的主意。明明是把鑰匙交給他。再去偷他的東西。便顯出不干你事的意思。這句話可是你的心。不是于四海急的磕頭道。冤枉冤屈。小的當粗人的。那裏有這些彎曲心思。章大老爺道。那我也不管。只是這五百塊錢。一定要你賠他。于四海道。小的萬萬不能賠。章大老爺發怒道。本縣斷的案。從來不許人不遵。你敢挺撞。于四海道。小的不敢挺撞。但是這五百塊錢。得知是真的假的。這位客住了半天。賠五百塊。那位客住一天。賠一千塊。小的老婆孩子一齊賣完。也不夠。還求大老爺審情度理。另行判斷。公侯萬代。章大老爺大怒罵道。混帳東西。你竟敢如此倔强。看你賊皮賊骨。非打不可。立刻吩咐拉下去打。這箇擋兒。于四海雖是極口呼冤。當不住如鷹似虎的公差。早已拖翻下去。用兩根板子。一五一十打箇不了。章大老爺吩咐叫不許住手。幾時他願賠。再行免打。于四海被打不過。只得答應願賠。章大老爺限了他十天限。又發了一張封皮去。

封棧房。又吩咐把干四海押到班房裏去。發放已畢。隨即退堂。干四海一腔冤氣。無可發洩。出了二堂。早有本棧的夥計過來問明情由。便飛奔回去。找了老板奶奶。說明原委。大家算清工帳。也不管棧裏還有客人。便如鳥獸散。各自謀生去了。奶奶本來還有點家私。先前見于四海爲人歸正可靠。所以妍識了他。現在既犯了事。也說不得了。便把棧裏稍爲值錢的東西。一齊運掉。又請住的客人。早點搬開。自己也就避去。另外再去拼識別人。偌大一箇公益客棧。不多一刻。弄成一箇瓦解冰消。所以古人說的。破家令尹。是一點不錯的。如今單說這些夥計裏。有一箇在廚房裏挑水打雜的。本來是窮無所歸的人。客棧關了。他也沒處去謀食。便激出他一番義氣來。他算了算身邊還有七八塊錢。便搭了小火輪船。一逕趕到廬州。找到萬利錢莊的管事。跪着求他。管事問起情由。大爲詫異。說是並不會派人到江南去收帳。管事的又仔細問了趙老四的年貌。便大家商議道。我們招牌要緊。名氣要緊。要是蕪湖錢莊曉得了。反說我們用人不當。回來不同我們來去。我們的生意。就不用做了。看來這事。是不能就這樣歇手的。便先由管事去找了東家。東家就立刻去拜縣裏。立逼着縣裏出了一套移文。派了兩箇公人。帶着這箇打雜的。連夜到蕪湖投遞。要把趙老四提到合肥來。辦他箇招搖撞騙。

等到各樣弄好。動身到蕪湖來。再加上路上的耽擱。已是半箇月了。于四海已經比過一次。等到第二箇比期。合肥的公事已到。章大老爺詫異。又叫了萬利錢莊的夥計進去。問了一箇清白。心上也有點懊悔。第二天坐堂。便傳趙老四到堂問話。那知差人各處找尋。早已不知所往。只得回來稟覆。章大老爺只得提了于四海出來。當堂開釋。偏于四海又不見機。先聽見夥計替他出事弄明白了。就抵牾鬧他一鬧。等到到堂。便發話道。我一箇好好人家。被大老爺弄得一無所有。我就不怪大老爺。大老爺也要把趙老四提了來。重重的辦他一辦。要就是這樣。無緣無故的打了又押。押了又打。不說烏。不說白。又放了出去。那可不成。章大老爺道。不成便怎樣。于四海道。我不回去。我已無家可歸。章大老爺道。你不要糊塗。好好回去。另做生意罷。于四海道。不成。我一准不回去。章大老爺道。你打算怎樣。于四海道。大老爺不替我辦人。我要上控。好在安徽省裏還有好些大人。難道就只一箇蕪湖縣麼。章大老爺大怒罵道。混帳王八蛋。你肆口挺撞。本縣再四優容。你不知道。還是這樣執迷。你要上控。你就上控去。當時滿面的怒容。却冷笑了兩聲。就提起筆來。在點單後面寫了好幾行。不知是什麼東西。寫完。便吩咐把于四海釘鎖收禁。站堂的答應了一聲。便如法的辦理。在于四海以爲章大老

爺斷錯了案子。落得發揮上幾句。可以平平自己的氣。或者章大老爺過意不去。再給他幾箇錢。從新可以仍舊開他的棧房。却不知章大老爺向來不肯認錯。此次被廬州萬利錢莊的擠住了。沒得轉灣。已覺得十分沒趣。又聽見于四海說要上控。正犯所忌。也就動了一箇斬草不除根。逢春又發芽的意思。當時眼珠一轉。便想了一箇惡毒主意。退堂後。便囑託老夫子。連夜疊成文卷。通稟出去。把于四海辦了一箇積年地根。業經訪明拿獲到案。請永遠監禁的話。後來上頭批稟回來。是准了監禁十年。從此于四海也就坐穿牢底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趙老四蓄意誑人當其入棧時已設圈套惜哉于四海之不及知也

章大老爺之言我從來不許人不遵則其橫恣可想滅門令尹章大老爺卽其人歟

把于四海辦了一箇積年地根監禁十年此章大老爺之作用也然而世之如章大老爺者正自不少

活地獄第三十七回終

閣議堂一字起風潮



學究新說 卷十六 四續

商務印書館印行



回監督
諸生
齊要挾

仁居山

監督公館



吳蒙

第十六回 闕課堂一字起風潮 回監督諸生齊要挾

却說胡子春奉了朱安儒的教。就回到臥室。把兩隻書箱打開。檢出一部四書題鏡。一部五經備旨。大喜道。幸虧我這兩部書。都帶了來。陸經邦還說。我又不去下鄉場。要這夾帶何用。哈哈。經邦原來不通。那知道學堂裏當教員的祕訣。他只會處他的村館度日子罷了。如今我有這兩部書。照着註講起來。學生肚皮裏沒有這種學問。還能不佩服我嗎。當下把書箱鎖上。又把這書部面上的灰塵撲乾淨了。把那四叉扣的繩子解下來。免不得抱佛脚。先把一本大學打開。逐句看去。口誦心維。要想講下去。那裏講得通呢。暗道不好。這大學是從小讀過的。只爲縣府考學。臺考鄉試。場從沒出過這上面的題目。所以未經研究。目前急等着他應用。無濟於事的。倒不如中庸。我記得有一次會課。是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二句的題。我是分做的。中權兩比起句道。一鳶飛而羣鳶皆飛。對比是一魚躍而衆魚皆躍。這起勢已經來得突兀了。又妙在股末一箇撇筆道。然而天不知也。對的是然而淵不知也。先生加上夾圈。批的是樸實說理。翳障一空。把

我取在第一名。這先生是趙鹿泉先生的再傳弟子。他既賞識了我。因此還有文名。我原是靠着中庸這部書得名的。如今還要靠中庸發跡哩。想罷。便把那部中庸打開看時。第一節就是天命之謂性。細細的尋味這白文。有點意思。再看朱註是命猶令也。自言自語道。原來命是要說令的。再看下句。是性卽理也。不覺詫異道。我記得朱註還有一句道。天卽理也。這麼講來。不講成一箇理令之謂理麼。再看題鏡上面的話。更被他鬧得糊塗了。不覺着急道。這真未完。誰知背後有人叫道。什麼未完。合我商量。包你了結。子春嚇了一大跳。回頭看時。原來是陸定安。子春道。定翁甚時來的。我被你嚇昏了。定安道。對不起的很。我見子翁在這裏看書。不敢驚動。正待退出去。忽然聽得你叫未完。有些詫異。特地回來請教的。子翁看的什麼書。難道有甚新聞。是未完的事麼。子春連忙掩書道。不是什麼新奇的書。定安眼兒尖。見是一本中庸。恰好觸動腦筋裏一樁故事。忍不住笑道。做鄉一位教書先生。原也是箇世族。只因景況太難了。不得已出來教書。有一家聘請他去教幾箇蒙童。這先生年紀雖大。火性未退。東家兩箇兒子。都只不過七八歲上下。撥一箇館僮伺候。那館僮名喚大了。東家又吩咐先生道。我這館僮呢。隨便先生打罵。都可以使得。只這兩箇小犬。內人十分愛憐。不但打不得。連罵都

請先生捐免了罷。這位先生貪圖他的束脩豐盛。勉勉強強的答應下來了。不上一箇月。着實有些氣悶。却不敢罵學生。只把大了來出氣。時常要打他。動不動罵他可惡東西。那大的學生讀到中庸了。子翁。你是箇內行。知道這中庸是不容易讀的。第一小註多。爲什麼難讀呢。就是這箇小註多的原故。那先生每天教學生三行小註。尙是讀不來。生書帶書。沒一首熟的。背起來。有了上句。沒有下句。先生要待發作。又因東家再三諄囑。不可打罵。每到納悶的時節。便叫未完。當時有箇朋友送他一首頭巾詩。中間一聯警句。我切記在心。道是可惡聲聲。叱大了。未完。句句說中庸說罷。哈哈大笑。子春一腔心事。那有功夫聽他的笑話。只不過畧嘻嘻嘴。定安知道他要預備明天功課。只得退出。子春看不透中庸的道理。纔把論語來細細把玩。次日到得課堂。講起學而時習之來。論理學堂中的學生。最不喜聽先生講什麼四書五經。只這五班裏學生。通品多。正要聽他講的錯不錯哩。子春纔講完一章。就有一箇學生走來問道。習鳥數飛也。這麼說來。關溫理學業甚事。子春道。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朱夫子加箇如字。便把那勤學的人活畫出來。那學生道。朱夫子的註。我原佩服。只是這溫理舊學的話頭。應該有箇字兒貼切他。纔顯得出習字的本義。原指的鳥數飛。不該通融。把來做箇溫習的習

字。子春不懂得六書有假借一法。被他問得頓口無言。旁邊又閃出一位學生道。這箇講究。學生倒略知一二。古人造字是沒有造全的。所以有鳥數飛的習字。沒有溫習的習字。古書裏面諸如此類甚多。其名叫做假借。這是中國人嗜古太深。信古太篤。古人創下一種字。原待後人補正的。誰知後人膽小而識不廣。不但不敢糾正古人。并且不敢附益古人所無。那嗜古信古的人。還要算古人的不肖子哩。譬如倉頡以後造的字。也未始不多。却有許多人廢而不用。甯寫那假借的字。以爲古雅。據學生看來。這都是魔道。弄得文理不能普通。共曉就是這種好古的流弊。假如早些訂正補全文字。統歸劃一。豈不甚好。又有一箇學生道。先生。他說的這句話。實是不錯。還有許多字要添造的哩。卽如化學裏面。硬把金類的金字加上箇偏旁。就算是某養。又如汽機的汽字。也不是作水氣講的。就合假借字差不多。這都要改造。總之有一種外洋的新器。新理。輪到中國總須替他造一箇字。纔能大衆一齊知道哩。子春被他們鬧了半天。弄得一句也不敢駁難。只得洗耳恭聽。等他們鬧完。倒有一點鐘的工夫了。這纔揭過一章書。先念一遍。再行講解。誰知學生見他念書。也就高聲朗誦起來。最妙的是一箇學生。又在那裏念新民叢報。被子春一眼望見。走上去一把搶過來。那學生問道。我在這裏用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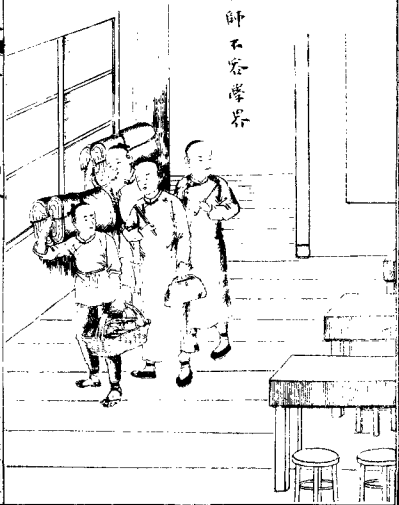
爲何先生把書搶去。子春道。監督有諭。不准看這種背逆的報。那學生一怒。便出了課堂。子春大不答應。當時便找學監。要查他的姓名開除。偏偏安儒不在堂裏。定安勸道。我們這學堂是隱忍慣的。所以這些年沒鬧事。子翁要着實整頓起來。只怕要鬧風潮。子春道。既然如此。以後他們讀這些犯禁的報。我可不管。定安不敢則聲。子春趁便回到臥室。一會兒。安儒來了。子春把這事合他說過。又把那本報交給他。安儒道。這還了得。我去回監督。開除他。子春大喜道。不這麼懲創一番。他們那有一些怕懼。二人商議既定。安儒回到學監室。忽見二三十箇學生。一擁進來。道。胡先生把許同學的報搶了一本去。就沒到課堂。這樣的教員。我們同班的人都不能承認。請先生回明監督。另派他別班罷。再者他講書也講不來。我們問他習字的講究。他都講不出。程度不合。我們這一班。須請監督派錢謙甫先生來教。安儒又氣又急。道。這胡先生是監督派定的。誰敢說話。再者他也是位廩生先生。杭州城裏有名的。如何你們不服。許學生看什麼新民叢報。這是犯禁的。監督幾次三番戒諭。不准看這樣的報。如何他犯起戒來。被胡先生查出。那還了得。衆學生道。怎麼了不得。要開除許學生。我們通班退學。安儒冷笑道。你們倒會恃衆鬧事。退學便退。這學堂不怕招不到學生。幾箇爲首的憤然道。既

如此。我們便走。紛紛退出。安儒趕即去找鴻儒。誰知鴻儒不在公館。打聽着。纔知上南京去了。三日後方回。安儒無可奈何。好在別班都安靜如常。安儒請定安商量。定安道。這事鬧開來。大家沒味。那新民叢報。是最時行的。上海攤上看的人多。況且沒什麼悖逆的話。這正是學生的秘寶。要叫他不看是不行。如今趁監督未回。我去勸諭他們一番。把這本報交還了許學生。息了事罷。安儒勃然道。別的事都可以將就。這本報是不能還他的。我要懲一警百哩。定安見不是路。只索罷手。次日。五班課堂。開了演說會。到的人有五六十位。只聽得拍手喧譁。安儒大驚。意思要想進去彈壓。定安一把拉住道。他們正在那裏胡鬧。我們去。被他們侵辱一場。倒失了體統。以後辦不來事。安儒一想。他這話甚是。連忙退回。安儒恐衆學生合子春爲難。就趑到子春房裏去看他。再說子春自知鬧出事來。心裏不免着急。聽得課堂裏面鬧開了。愈加畏懼。正想去找安儒商議。忽然有箇家人送來一張洋紙片兒。上面只兩箇洋字。子春不解。只當是他們下的戰書。倒聽人說過的。叫什麼哀的美教書。忖道。不好。他們動起蠻來。我這般雞肋的骨頭。那裏經得起這班年輕人三拳兩腳呢。可巧安儒進來。子春連忙把那張洋片給他看道。這莫非哀的美教書麼。安儒不懂得這箇名詞。道什麼叫做哀的美教書。子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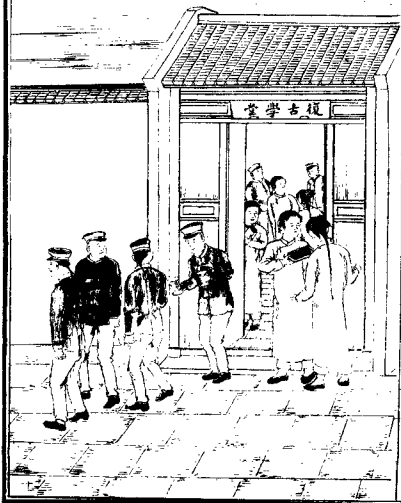
便是我們小說上屢見的那戰書了。安儒道：你倒從容說這不要緊的頑話。他們鬧到這般田地，禍首罪魁，都是由你而起。只怕衆學生鬧到你這臥室裏來，你招架不住哩。依我說，找箇地方避避罷。子春聽了，大懼道：這事須不與我相干。監督叫搜檢悖逆書，我奉命而行，怪不到我。安儒不則聲，恰好陸定安走來，見桌上一張小洋片兒，很覺詫異。道：子翁還會寫外國字麼？子春道：那裏是我寫的。這是學生來的戰書。定安不信，忙叫跟人去請白師爺繙譯。一會兒，註了中國字來。原來是胡屁二字。子春滿面通紅，定安道：不瞞你說，學生商量着打你哩。趁這時他們還沒議定，趕緊走罷。子春嚇得面如土色，要待走時，捨不得行李，又且白來幾天，一箇錢沒弄着，很不甘心，還在那裏躊躇。安儒知道他的意思，道：你行李不要緊，交給我便罷。作興事平了，還好再來。只是你出去沒錢使用，怎處也罷。你跟我來。三人同出臥室，定安自去。朱胡二人反鎖了門，跨進帳房。安儒替他支薪水，管帳的知道他們是監督的人，落得做人情，便支給他一箇月的薪水。子春拿到銀子，慌慌張張打從後門出去，找杜鹿笙去了。安儒自己也覺驚心，恐怕胡子春走了，學生找到自己，等了兩日，學生毫無動靜，只不上課。終日在課堂裏議事，一般有人在外面游散，忍不住合定安商議，叫他們照常上課。學生道：我們要等

胡監督回來。答應了三樁事。便照常上課。第一是允准我們讀新民叢報。第二是逐去胡屍。第三是我們五班裏請錢謙甫先生來教。這纔沒事。要不然我們也不退學。也不上課。攪到那裏算那裏。我們是鐵血主義。生死都不怕的。定安告知安儒。真是弄得束手無策。好容易等到第五天。鴻儒回堂。安儒早已打聽得他回來。便趕到他公館。一、二、三、的把就裏告訴了一遍。又道。胡子春真冤枉。分明是錢謙甫指使學生。合他下不去。兄弟勸大哥早些辭退這人。要依了兄弟的愚見。也不至於鬧出這種大事來。鴻儒一一聽他說完。面皮鐵青。道。虧你們辦的好事。學生也太可惡。有這樣蠻纏的麼。給我齊趕出去。我另招學生來考便了。安儒大喜。正待申說。忽然門丁來回道。通堂的學生來見。鴻儒聽了。也不免登時失色。道。快關了大門。說我不在家。話還沒吩咐完。衆學生一擁而進。把鴻儒兄弟逼住在書房裏。沒得出路。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良教師不容學界



守舊黨謀時文



天再行出來謀館。誰知上海本埠就有幾處學堂邀他去。杭州又有人來請他。伯葵擇肥而噬。答應了上海一處學堂。那館穀比高等學堂裏面豐了一倍。只錢謙甫是箇中文教員。雖說中學甚好。可沒人請教他。謙甫手中本有些錢。也不在乎就館。他的家眷本在上海。從學堂裏出來。就把行李什物都搬到家中。樂得逍遙自在。一天踱到大馬路易安茶居喫茶。忽然遇着胡子春。獨自一箇人來找朋友。謙甫胸中坦坦怡怡。本沒存心合他們反對。那是朱杜的私意。有心合韓錢爲難。因此見了胡子春。照常招呼。子春本來有些兒佩服謙甫。爲的自己是朱杜一黨。所以合韓錢水火。如今是大家散夥了。沒什麼妬忌。朋友多一箇好一箇。樂得拉攏。也做箇覓館之助。因此見謙甫招呼。他就接在他茶桌上坐了。謙甫道。子翁從那裏來。子春道。從家母舅家裏來的。謙甫道。子翁沒有回學堂去麼。子春道。還提起學堂呢。真正氣人。我上了朱安儒的當了。謙甫問起來由。子春道。他不教我講經書。也沒有這番衝突。我在課堂裏不講書。倒也相安無事。謙甫道。這倒不然。講書本是應該講的。只是沒有好課本。拿了現成的書。去合他們講。自然沒得人要聽。假如有好好的課本。他們豈不願聽呢。如今的學堂。除了西文科學。總算普通齊備。至於中學。却一毫沒得把握。博雅的人。講出來的話。又太高了。淺陋

學究新談

吳蒙

第十七回

良教師不容學界

守舊黨擬課時文

却說衆學生一齊擁到監督朱鴻儒書房裏。鴻儒大喫一驚。只道他們要動變了。嚇得不敢開口。倒底安儒是當過學監的人。有主意。站起身來問道。衆位有什麼事情。學生中有兩箇代表人。忙答道。非爲別事。只要監督去掉箇把不通的教員。讓我們看些開通的書報。安儒還沒答應。鴻儒連連搖頭道。我請的教員。本沒有不通的在內。至於書報。本是看得。只是不許在課堂裏看。學生代表一見兩樁事。監督都不答應。只得回到堂中。只不上課。也不退學。鴻儒託人出來解說。始終依了他們。方纔息事。這時韓伯葵錢謙甫二人在旁私議道。我們要去排解呢。那是正中監督之忌。要是聽其自然。又對不住學堂。我們還是辭館去的爲是。況且他們還說我們在內挑弄是非哩。計議已定。讓學生風潮鬧過。事兒平定了。這纔面辭鴻儒。鴻儒假意挽留。其實恨不得他們趕快出去。安儒得着這箇信息。只喜得眉開眼笑道。如今我們有安穩日子過了。且說伯葵出了高等學堂。他是當慣西文教員的。那愁沒事做。剛纔搬到客寓。正想回家歇息幾

的人講出來的話。又太低了。要不不高不低。恰恰合着學生的程度。這不是椿難事麼。然而也不難。只消把班次齊一專門。請幾位編書的人。就他程度編輯。一學堂有一學堂的性質。是不能通融的。這麼辦起來。自然允洽的了。如今不是學生不喜學中文。却是辦學堂的人。不在那裏重中文。你看各處小學堂。有些志士。互相研究教育的道理。教科書編輯的也多。所以發達。只中學堂裏。從來沒人提倡編書的事。學生程度高的。只好置之不教的了。依我的愚見。最好是把西人科學。譯成中文教他們。兩不拋荒。都有實益的。那西文別爲一科。專備繙譯通事之用。這麼辦來。也是一種速成的法子。子春唯唯。回頭見他一班朋友來了。起身招呼。謙甫舉眼看時。原來是兩箇人。一位臉上滿滿的煙氣。大約吸不到八錢。便是半兩。一箇手裏提着箇小皮包。皮鞋黑襪。前流海留得十分長。一位戴着箇絨洋帽子。渾身外國呢的衣服。足登皮靴。子春拉他們旁邊桌上坐了。只聽那前流海的人說道。如今學界上。愈出愈奇。竟有八股先生來辦學堂了。子春道。什麼人。那人道。就是做縣的吳懷農。我前次合你講過的。他道學堂一開。有些人拋掉了中國極好的文章。極好的四書五經。學那七不搭八的外國文。弄到後來文字一道。沒得人講究。直頭就是文荒。不得不挽回這箇流弊。因此聚集了一班老學究。

開了箇什麼復古學堂。他來請我。我是恨極了。那勞什子的中文。足算我弄得來。也不高興去當這箇教員。子春道。我倒情願去。你肯薦我麼。謙甫兒他們談得親熱。也摸不着那兩人是什麼來歷。茶都沖淡了。沒甚意思。獨自回去不提。再說胡子春這兩位朋友。那前流海的便是尹子奇。那絨洋帽的便是崔仲亞。都是嘉定人。本來讀過幾年書。只因上海鬧維新。他就入了文明派一黨。子奇自信各樣都文明得來。就只不該吸了幾口煙。還是守舊時上的癮。如今戒是戒他不掉。少吸些又發吐紅舊病。究竟性命要緊。說不得背着人吸。可恨那班文明朋友。開口閉口。都說煙不是人吸的。饒罵了人。還要時時考驗。說他手指烏黑。只怕捲過煙哩。又說他嘴裏有煙氣。又說他臉上焦黃。像是箇吸煙的人。子奇無可奈何。只得隨時分辨。一天正合一班文明朋友喫館子。偏偏叫了一箇鍋麵。味兒實在好喫。子奇不管他癮發不癮發。喫了一飽。原來吸煙的人。最怕喫麵。喫了麵。那癮越發來得快。子奇喫過麵。就想辭了他們回去過癮。誰知一位文明朋友周叔時使計促狹道。人都說尹子奇吸烏煙。據我看來。實在不吸。子奇發憤道。叔時的話。一點兒不錯。我不但不吸。還深惡那吸烏煙的人。直頭是箇廢人。一件事都做不來。中國四萬萬人。吸煙的一大半。就是一大半廢人。叔時道。子奇說的很響。果然

不吸麼。子奇道：你怎麼也疑心我吸煙。我真是白之冤了。叔時拍手道：子奇不瞞你說。我是合他打賭。言下手指着一位畢爾虛說道：他道你吸烏煙。我道你不吸。他說他敢合我打賭。爾虛笑道：叔時，你也太促狹了。別拿子奇開心。讓他回去過癮罷。子奇變色道：我不吸。你們到那裏去。我就陪你們到那裏。叔時笑道：那末我合爾虛賭的東道。我贏穩了。我們明天還好喫番菜去。子奇話既出口。只得聽他們擺佈。叔時便領了子奇爾虛到丹桂去聽戲。子奇初時還好忍耐。弄到後來。只是打呵欠。清鼻涕。合那眼淚直滾下來。叔時分明看見。只作不知。等到八齣戲聽完。已是十二下鐘了。子奇纔得脫身。因此叔時爾虛很佩服他的堅忍。後來子奇思得一法。買了一箇什麼會的戒煙丸。帶在身邊。遇着這般爲難時節。便背着人吞他幾丸。也就過了癮了。這天合胡子春喫茶。幸虧過足了癮來的。因此說話也有精神。子春問他復古學堂的辦法。子奇道：裏面是八股文。古文。御批通鑑輯覽。大清一統志。這些功課。學生呢。是十五歲起碼。至二十五歲爲限。須要先考取文筆明通的教員。各認一門。你肯去是好極的了。他們正請不到人呢。如今維新的人多了。這些舊學沒得人講究。老的又嫌他太舊了。連史鑑都講不來。只你還在不新不舊之間。這事包在我身上。一定可成。子春大喜。當晚就請子奇

仲亞去喫徽館飯罷。子春還要合子奇暢談。便道。我們再去喫茶罷。子奇道。弟還有點兒俗事。要回去辦辦。改天再敘罷。仲亞道。子奇兄也不必回府。我們同上煙舖。騎着騾天。可好麼。子奇道。我們文明人。那好吸煙麼。仲亞道。不妨。惟其文明人。纔好吸煙。我們受過文明教育的。不至上癮。不過逢場作戲罷了。子奇沒法。只得同上大觀樓煙舖。子奇道。我是不吸。二位請罷。仲亞也不客氣。騎上去吸了一口。有些兒頭暈。就讓子春。子春倒是不吸。因他是寒士出身。從小聽得老輩說。吸煙是小火燒。要把家產敗盡的。因此受了戒。再不敢吸。這箇把槍接過來。仍讓子奇。子奇肚裏是到那時候了。只得強顏說道。這煙賸給他。却也可惜。我來噴完了他罷。遂即躺下。舉起籤子。一捲就是一大團。子春道。怎麼子奇兄。捲起煙來。那般容易。我們不是燙了指頭。就是燒枯了。子奇笑道。我是從前跟人學的。自己雖然不吸。却喜歡替人家裝煙。子奇一面說。一面吸。把一盒煙統通吸完。站起身來。惠帳道。我吸上了癮。惟仲亞是問。仲亞笑道。我吸一箇便醉。你吸了這一盒。還不醉。只怕是箇老癮頭哩。子奇道。你管我老癮頭不老癮頭。只要有本事。便好吸煙。你沒見中西並通的大名士。還吸煙麼。仲亞沒得話說。子奇要行。子春道。且慢。我託你吹噓的事。幾時有回信。子奇道。敝同鄉託了一位汪中幹。在這裏辦書籍。

請教員。你我何不同去合他談談。子春大喜道。我們明日同去。子春答應。約了一早八下鐘。仍在大觀樓喫茶會齊同去。子春合二人作別自回。一宿無話。次日。子春一早起。淨了臉。想要喫些早點去。誰知鹿笙家裏。都還沈沈睡着。子春等不及。只得帶了幾角小洋。趕到大觀樓。原來上海市面晚。這時纔開門。還沒得茶喫。子春在近處躡索。見四如春的點心館。倒在那裏做包子了。便進去喫了一客湯包。一客湯團。這纔走上大觀樓。一碗茶直坐到十點多鐘。子奇方來。子春道。等得久了。只怕貴同鄉業已出門。子奇笑道。他成日在棧房裏。再沒別處去的。子春惠了茶東。二人一同趕到棧房。果然汪中幹並沒出外。子春見他穿着一件烏漆黑的川綢袍子。牀上却擺着幾包書。是商務印書館買來的。子春不敢怠慢。很恭維他些話。中幹待理不理的。略略應酬幾句。子奇對中幹道。我這位同學。是中西兼通。現在高等學堂裏當教員。中幹聽說。纔肅然起敬道。高等學堂。我也久聞其名。只是規矩壞了。沒得從前好。子春道。也不見得。如今學務是很難辦。不問好壞。外間都有謠言的。中幹又對子奇道。敝東開這箇復古學堂。一切事都交給兄弟辦。如今正要請教員。果然子翁有什麼熟識的人。推薦兩位也好。子奇道。請教員本是一樁最難的事。如今半通不通的人多。要出來混這碗飯喫。請的不得

其人。就起風潮。不當頑的。一面說。一面子奇合中幹。又附耳說了幾句。中幹方改口對子春道。子翁可肯屈就。莫如合子奇兄一同去罷。子奇道。別牽上我。我是弄不來這些舊學的。中幹道。又來了。你前天怎麼答應我來。子春道。弟別的倒不貪圖。如今合子奇兄合仲翁在一塊兒叨教叨教。倒能長些學問。中幹道。子翁在高等學堂裏是多少薪水一月。子春道。三十兩銀子。中幹吐吐舌頭道。倒底大學堂局面闊。敵處的學堂。只不過十來塊錢。請一位教員。子翁那肯屈就。子春臉上一呆。只得答道。容再商議。當下就合子奇使眼色。子奇會意。二人同下樓來。中幹送出道。子翁要肯屈就。望三日內給箇信兒。兄弟想明後天動身回去。子奇答應。辭別中幹而出。子春肚裏餓極。一摸身邊還有三角洋錢。便約子奇道。我們近水臺喫麵去。子奇怕的是麵道。不必。我請你喫飯罷。於是二人找到一箇小飯館裏喫飯。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專利無妨慈業

市

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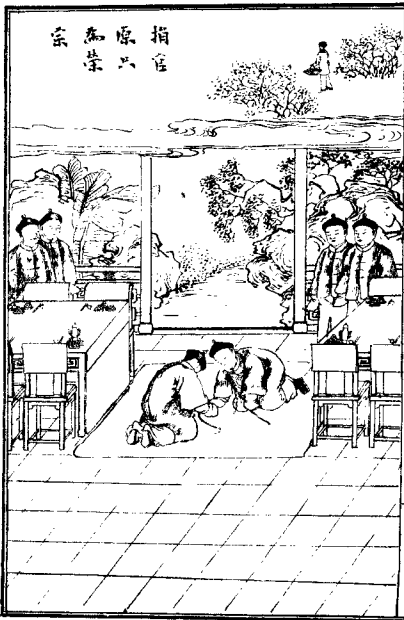
第七回

續

商務印書館印行



捐官
原只
為榮
宗



小賈市聲

姬文

第十七回 專利無妨營賤業 捐官原只爲榮身

却說汪步青走到寶善街聽人傳說糞太太來了十分詫異。忖道：太太也多。從沒聽說過有什麼糞太太的。慢言汪步青詫異。且說這糞太太姓包。嫁的丈夫姓阿。是箇種莊家的出身。名喚大利。那時英法諸國。初到上海來開馬頭。人煙稠密。只是一樁極不妥當的事。那大家小戶出的糞。竟沒擺佈。外國人生來就有潔癖。別的事都不大肯請教中國人。只這出糞的事。除却中國人。沒第二國的人。能夠擔當。當下便出了許多曉諭各鄉的告示。召募鄉人。到租界來擔糞。不但漕乾各色上好糞料。情願奉送。而且還要重重的給那擔糞人一注賞錢。阿大利時來運來。首先挑着糞擔。到租界出糞。外國人見他爲人誠實。就派他做了箇糞頭。叫他到各鄉招人來挑糞。大利把糞挑到鄉間。老的少的。都來問信。道：你沒被外國人捉去麼。大利道：我说不礙事。外國人捉我去則甚。他拿我捉了去。以後誰敢再去替他挑糞。那不是活活的把他薰死了麼。有人道：這糞幾箇錢一擔。大利笑道：你又來說頑話了。糞還要錢買麼。你看這上好的糞。也只外

國人撒得出。他們喫的。都是牛羊雞鴨。所以那糞。都有用。一箇老者。名喚吳潮。真箇過來揭開他的糞桶蓋。一望。又仔細聞氣味。點頭道。果是好糞。大利道。外國人也實在客氣。他不但送我糞。還賞給我錢哩。衆人聽了。大家想學他去挑糞。有有糞桶的。有沒糞桶的。到人家去借了糞桶。雜大雜小。嘻嘻哈哈。結伴走來。望着西門不遠。內中有箇年輕的。姓孟名大。大家叫他嫩骨頭。爲他走路不端方。喜望人家身上亂撞的。孟大偏走的快。獨自一箇當頭陣。可巧西門外面的巡勇。橫堵裏走過來。孟大沒有看見。兩下很命一撞。孟大的糞桶。撞在那巡勇身上。弄得他一條天青新布褲子上。都是糞渣。巡勇大怒。不由分說。提起手中的皮鞭。把孟大身上亂抽。孟大被他抽得痛極。放聲怪叫。拋下糞桶就逃。後面挑糞的人來了。要待解救。那巡勇打得性起。便不問他是誰。一路打去。衆人只以爲不准他們挑糞。嚇得沒命奔逃。巡勇打了一陣。自己回去。衆鄉人逃到鄉間。互相埋怨道。都是上了阿大利的當。連兵勇都不叫我們去挑糞。何況外國人。一會兒孟大滿頭是血。跑回來了。衆人問道。究竟你是頭裏走的。爲何挨打。孟大哭道。我也不曉得是什麼原故。只遇着了這箇兵。他便拿皮鞭打我。我痛極了。把西村伍大叔家的糞桶。都丟了。我怎樣對得住他呢。賠是賠不起。連扁擔總要合到塊。把洋錢哩。

他來討起來。怎樣呢。不如投河。尋箇自盡罷。一人勸道。你性命就這麼不值錢嗎。爲着一對糞桶。就要投河。你投河的日子多着哩。我們替你去找找看。找着了。趁空挑了回來。找不着。我們湊錢。替他打一對新的。孟大這纔止哭。誰知那人雖然說了這句義氣話。自己却不敢去找他的糞桶。內中就有一箇年輕人。膽氣壯。情願去找。半天回來道。那裏有什麼糞桶。我連河邊上都找到了。并沒看見。於是大家商議湊錢。一會兒。大利挑着一擔糞。一頭加上一箇空糞桶。手裏拿了一根扁擔。挑得滿頭是汗而來。孟大不覺叫道。大利叔。這是我的糞桶。大利道。怎麼是你的。這是西村伍二的。孟大道。正是我借他來的。失落在半路上。大利道。原來如此。糞桶在這裏。你挑去還了他罷。我認得是伍二的。所以替他挑回。衆人問大利道。你怎樣平安無事而回。我們都被巡勇打回來了。大利笑道。你們跟着我走。包管沒事。於是大家心不死。約定次日一早同去。只不叫孟大去。孟大也不敢去。次日。大家在村上會齊。同到租界。跟着大利。果然沒事。饒挑了糞。還每人得着兩角洋錢的酒錢。自此習以爲常。大家覺得過意不去。便抽了些豐送給大利。大利也就笑而納之。弄到後來。手中很有積蓄。便議到娶親。合包大戶的女兒。結成這段婚姻。包氏既嫁了過來。夫妻兩口兒。倒也十分恩愛。包氏勸丈夫道。你有這

條好路。爲什麼讓人去做。我們何不開他一箇糞廠。專門收糞。販給鄉下。不是大大的利息麼。大利道。糞廠如何開法。包氏道。你去租他一箇廠篷。打他幾十箇糞桶。僱人挑來。他們得的酒錢。我們提三成。作爲開銷之用。其餘糞價。賺下來的。都是我們的好處。大利大喜。於是竭力經營。果然把這糞廠開起來。包氏天天起早。到廠去查考。那些糞擔。自此賺的錢。一天多似一天。始而小康。繼而大富。大利買田買房子。不算外。又捐了一箇同知銜的候選知縣。都是靠着糞上得來的。包氏做了太太。却不肯忘本。每天清早。仍到廠驗收糞擔。凡遇鄉紳酬應。請到大利。大利總說是務農出身。最犯惡人提起他收糞的事。有人故意慪着他頑。叫他什麼糞大老爺。他便着急。送這人一塊洋錢。求他下次不要再叫。後來知道他脾氣的。趁便敲竹槓。問他借錢。不借。便說要替他登報宣揚。大利急了。託中間人說法。送了幾十塊錢。方纔了事。同時一位花兒匠。也因會種花。把自己的田。通都種花。誰知上海的花。却很值錢。上品的都要買到幾十箇錢一朵。這花兒匠姓王名香大。有五箇兒子。大的十六歲。次的十五歲。他自己種花。叫兒子提籃去賣。起初不過畧沾微利。後來索性在租界上。開了一箇花廠。各處獅子裏賣花的。都來販他的花。買賣興旺。起來了。連年發財。就捐了箇三品銜的候選道。家裏造了一

座花園取名趣園。落成的一天。請了許多紳士賞園喫酒。阿大利也在紳士之列。所以也請了來。原來香大雖說做了道臺。却不知道道臺的體統。從沒在官場中應酬過的。大利既是知縣。更不知道做知縣的規矩。這日大會。都有些正途捐班署過事補過缺的人。在裏面。大利慌慌張張的走了來。見着人就是請安。口稱大人。有幾位道府職銜的。見他戴的水晶頂子。知是同通州縣等類。倒也居之不疑。有幾位知縣班。見他請安。自然回安。聽他口稱大人。連說不敢。我們是平行。大利也不知道什麼叫平行。撇着藍青官話道。都是卑職的。上司應該這樣稱呼的。一會兒主人出來。他兩人平時並不認得。見主人戴的頂子一般是藍的。而且透亮。知道官職不小。連忙爬下地去磕頭。香大還禮不迭。兩下都是粗人。身體來得笨重。不知怎樣。大利的頭套在香大朝珠裏。香大的手。又又在大利朝珠裏。二人同時起身。用力過猛。兩掛朝珠。一齊迸斷。散了滿地。家人趕忙上前檢拾。誰知大利的朝珠。是沈香的。香大的朝珠。是奇楠香的。不但顏色相仿。而且大小一般。家人那裏辨得出。各把珠子的數目檢齊了。給主人過目。香大倒識貨。罵道。混帳東西。你檢錯了。這裏頭一大半不是我的。大利也坐在那裏動氣。罵家人道。我是一百廿兩銀子買的沈香朝珠。你檢來的是什麼木頭做的。夾雜了許多。到底

還是香大細心。對着大利拱拱手道。吾兄不須動怒。這些粗人。那裏知道。好歹我們把兩串朝珠。聚攏來細看罷。大利應了幾聲。道。大人說的不錯。卑職也是這箇主意。於是二人湊在一處。檢那朝珠。檢了半天。總算分清。只有兩粒顏色香味。都差不多。香大說這粒是兄弟的。大利說那粒是大人的。這粒是卑職的。爭論半天。大利始終不敢合香大駁回。只得胡亂認下了。在旁觀看的人。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香大要誇示他的園林的好處。就請衆人去看花看樹。大利見花樹旁邊。埋着一缸糞清。在那裏流連品題。衆位大人不要看輕了。這一缸糞全虧他纔能栽出這些花樹來。衆人也不理他。掩鼻走過。香大道。這些花樹。都是兄弟親手栽的。內中有位候補府說道。爲什麼不僱箇花兒匠。香大道。如今的花兒匠。實在沒本事。栽的花。都開得不茂盛。那候補府道。香翁。真要算得老前輩了。香大回過味來一想。暗道。可惡他。揣着我的底細。這還了得。只恨自己的口才不利。沒得話兒回敬。大利見樹旁許多扁葉子的青草。不辭辛苦。一把攆起衣服。蹬在那裏。一棵棵的拔他出來。香大陪着幾位道府紳董。談那種花樹的道理。猛回過頭。見大利蹬在建蘭圃裏。不覺詫異。走近前去看時。只見五十棵建蘭。被他拔去四十多棵。只賸得六七棵了。跌足叫道。老兄莫拔。老兄莫拔。這是極貴重的蘭花。大

利聽得有人叫他。嚇了一大跳。站起身來道：「你這一片青草，要他則甚，害得別的花樹都長不好的。我們田裏是寸草不留的，有了草，就害了稻。我是最勤的人，不比他們那般懶惰。」香大氣得啞口無言。衆人聽得他們拌嘴，都趕過來看。只見大利拔的果然都是上品的建蘭。只還沒開花。有些已經透箭了。都道可惜。香大說不得，把長衣卸下，叫人把自己的鋤頭合黃泥水罐拿來，親自動手，把一棵棵的蘭花重新理好。鋤鬆了土，仍復種下。這箇工夫，却很大了。裏面來請喫飯。香大只是不理。來客餓得肚裏儘叫。一齊回到花廳上。只香大一箇人在那裏栽蘭花。大利不好意思走開，陪着他。要想幫忙。香大不許他動手。大利呆呆站着在旁邊靜看。衆客見他二人，只願栽花。要想各散。只因路遠，回去喫飯是來不及了。明欺主人是箇昏蛋，就叫他家人把酒席開出。大家喫起來。內中一位候補府伍仲如道：「少見這樣的粗人，也要捐什麼功名，充當紳士。有箇卽用知縣江子履道，不要看輕了他。他倒是實業上發的財，他捐官是可鄙。他經營實業，這般勤苦，創成這箇局面，却也不易。將就些的人，那裏及得他來。」仲如道：「什麼實業不實業，只不過是箇花兒匠罷了。還有那位開口就稱我們大人的，究竟不知是甚人。末坐一位縣丞，姓鄔，表字聞甫的，道：『這人我知道，他是收糞起家的。』」仲如笑道：「就是俗

稱糞大老爺的麼。聞甫道。正是他。子履也笑道。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今天好算的。香臭會花糞。宴了衆人大笑。直至酒席喫完。看看日落西山。二人還沒回來。衆人只得。到那蘭圃去合他道謝。要大說聲得罪。隨他們自己去。自己的花也種得差不多了。又一會。園中業已上燈。這纔把花種完。弄得兩手都是泥漿。家人知道他的規矩。把一只瓦盆。注滿了水。來給他洗手。然後穿上長衣。踱上花廳來。一看人都散了。大喫一驚。問家人道。他們都到那裏去了。家人回道。都喫過飯回去了。不是還來合大人道謝的麼。香大道。我并没聽見。家人道。大人一心對着栽花。所以沒聽見。香大道。誰叫你開飯。給他們喫的。家人道。他們餓不過。自己催着開席的。香大道。他們倒喫飽了。我喫什麼呢。家人道。只開了兩桌。還有一桌沒開。香大道。快開來。我們同喫罷。家人道。使不得。還有一位阿大老爺呢。一語提醒了香大。就親自到蘭圃去尋阿大利。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著

第二十八回

飲食有節軀體自強

文質相生人禽迥判

却說我爲什麼喫驚呢。原來馬主人說到那裏。忽然的哈哈大笑。他的聲音本是很響的。不防的冷笑起來。我不由得嚇了一跳。他看見我喫嚇。便又笑道。我不過笑一笑。你爲什麼要喫嚇。我道你笑的時候。我沒有防備。所以喫了一驚。並不要緊。他道你們人類。這麼不中用。以後和你說話倒要留心。再不要叫你受嚇。說着飲了一口水。就說到飲食上頭道。我們所喫的東西。不過只幾樣。却覺得只要嚼得碎。滋味就很好。你們看見我們所喫的東西。不過幾樣。反要笑我們不曉得動物要喫東西的緣故。只爲要止餓和叫身體生長罷了。世界上能夠止餓和叫身體生長的東西很多。只要揀頂容易得的東西喫就是了。滋味的好歹。和身體的生長。有什麼關係呢。他們不懂這箇道理。肚子餓了。可以喫了充飢的東西。到處有的。他們偏不要喫。定規要到遠處找出希希罕罕滋味很好的東西來喫。不曉得他們的胃口是什麼樣長的。喫起東西來。專門講滋味。滋味好的東西。就是有毒也要喫。從前我聽見說海岸上有一種樹。那樹根裏頭

的汁滋味很甜的。大家都喜歡喫他。喫的太多了。就要發起狂來。相打的相打。相罵的相罵。嘴裏總是喃喃的胡說。臉上通紅。身子亂幌。頭暈眼花。腳站不穩。倒地便睡。要睡到第二天。纔能夠醒。這種樹汁的性子。雖然是這樣很猛。他們却因爲他的滋味實在好。總要去找着喝。就死了也都情願。要是這箇樹汁。果然是有益於身體的。就是費了多少氣力去找來喝。也還不算喫虧。據我看那汁。却是和你們的酒一樣。實在有害於身體的。他們偏要勤勤懇懇的去找。費了氣力不算。喝過了。還要喫一場大苦。天底下有這麼癡的人嗎。我們是很安分守己的。有什麼東西就喫什麼。從不到遠處去找。稀奇古怪的東西來喫。所以我們的病痛。是一點兒沒有的。他們却不然。一天到晚。總是去找那稀奇古怪的東西來喫。只要滋味好。不管那東西的性質怎麼樣。儘管望嘴裏亂塞。拿他的肚子。當做雜貨店一般看待。你想這樣喫法。怎麼不要喫出病來呢。他說到這裏。我就暗想道。真箇畜類的病。却比人類少的多了。但看牛馬所喫的東西。有數的幾樣。都是很乾淨的。而且他們喫起來。也有飢飽。不大多喫。我們人類是隨便什麼東西都喫的。而且喫起來還沒有飢飽。要是好喫就儘量的喫。因此大半的病痛。都是喫出來的。古語道。病從口入。本來保養身體的道理。第一層要先從飲食講究起。他現

在所說的話。却和我們國裏的衛生學暗合。真不可一味看輕了他。拿他的話全當做沒有道理。我正想着。他又對我說道。我們國裏的人類。十箇人裏頭倒有六七箇人害病的。別樣病很少。只有喫出來的病頂多。不過這樣病很容易醫的。我們國裏雖然沒有醫生。他們因為這樣病。時常有的。所以大家就要想法子醫他。一箇法子沒效。再想一箇。這箇法子不靈。另換那箇。到了後來。却想出一箇很簡便很靈驗的法子。你道怎麼。譬如一箇人亂喫東西。喫傷了害起病來。要醫好他的病。只要用他自己解出來的大小便。給他喫了下去。一會兒就作惡心要吐。這一吐。把肚子裏停的食。一齊吐完。病就可以好了。你看這箇法子。好不好。我便道。這箇醫法和我們醫這種病的法子。同是一理。不過用的藥料不同些罷了。你們用的是本人的大小便。我們用的却是毒蛇蜘蛛田雞死人骨。和那些小蟲的殼。各樣醜陋的東西。放在一塊兒。做成一味頂腥臭的藥。給病人喫下去。也就可以吐出來。彼此的法子。真是大同小異。都是很好的。正說着。忽然走進來一匹母馬。是向來不認得的。他看見了我。大喫一驚。回身想走。馬主人忙止住他道。這一位是打遠處來的。你雖然沒有會過他。可是他的脾氣。比你們還要溫和。你不用害怕。有什麼話儘管走過來說。那匹母馬走到馬主人面前。低聲說道。我們

的主人。拜上相公。因爲他的房子壞了。不能居住。心裏要想另外蓋一間。主意不定。故此叫我來請相公去商議這件事。馬主人道。曉得了。你先去。我就來。那母馬就出門去了。我也就辭了馬主人。起身要走。他對我道。我這幾天事情很多。剛剛講到高興的時候。偏有別的事情來打擾。只好明天再敘罷。我應了一聲。退出來。走到自己房裏。悶坐一會兒。很覺無味。就戴上帽子。手裏拿着棍。信步走到外頭去遊玩。只見草木茂盛。日暖風和。好像三春的天氣。不覺觸景生情。想起我們本國英吉利來。雖然也算是一箇文明極盛的國。到如今還不免有黨禍。從前我在家鄉的時候。常想永遠離開他。免得身隨流俗。到如今一想。大凡一箇人。總有一點兒思鄉的心。再要是家裏有妻子兒女的。那箇情願長遠飄零在外頭呢。想到這裏。忍不住眼淚滾滾的淌下來。長歎一聲道。我出來了這許多日子。家裏的人見我杳無音問。不知道怎麼樣的罪名。我在這裏喫了說不盡的苦。偏這海黑姆地方。從來沒有船到。不曉得那一天纔能夠脫離此難。重回英國。和我妻子相見呢。照這樣光景看起來。大約是沒有回國的日子了。說到這裏。不由得放聲大哭起來。又恐怕被他們聽見。只得忍着。躺在地下。嗚咽箇不住。隔了一會兒。忽然轉念道。命運的好壞。都是上天的權柄。我若是應該死在這裏的。我也拗不

過天去。悲傷也沒有用處。萬一還有一天能夠回國。我現在樂得住在這裏。快快活活的度日。等到否極泰來。雲開見日。自然會有船來接我的。這樣一想。就揩乾了眼淚。立起身來。又往別處游玩去了。走到一箇樹林裏頭。看見前頭有一座小山。傍邊有一條河。那時我嘴裏很渴。看見河水極清。便走到岸邊。用雙手捧些水喝過了。便要上那土山。去吸些新鮮空氣。剛剛走到山腳底下。只聽得山背後。喊聲大作。這也奇怪。是些什麼人在這荒野地方做什麼呢。難道是綠林中好漢。這裏打搶不成。我那時很覺得詫異。一心要想去看。就走上山頂。朝下一看。只見五六箇海黑姆人。在那裏高聲大叫。咬牙切齒。像要打架的樣子。傍邊有一隻死牛。臥在地下。只聽見他們內中有一箇道。我頭一箇找到這隻牛。應該我拿的。又有一箇道。我在遠處。比你們先看見。你們敢和我爭麼。又有一箇厲聲大喝道。偏是你們拿得這隻牛。我就拿不得麼。一面爭。一面就動手打起來。到後來打做一團。沒有一箇不受傷。臥在地下。爬不起來。忽然又轉出兩箇海黑姆人來。趁他們沒有氣力的時候。把那一頭死牛。拖了就走。他們這幾箇。只是嘴裏喊。却已經沒有氣力上去追趕了。我到了這箇時候。纔知道房主對我說的話。句句是真的。天色將晚。又恐怕被他們瞧見。便下了土山。慢慢回去。用膳安睡。這一夜亂夢

顛倒。也說不盡。第二天早上。走到馬主人那邊去。馬主人提起人類的事情道。我從前聽見幾箇朋友說。世界上的人類。總是不肯大家聯絡的。因此四處分散。每一處地方。有一箇部落。就有一箇酋長。這箇酋長是很有權力的。仗着這箇。他就作起威福來。這一部的人。要是有不聽他的號令。或是觸怒了他的。他就一定要大肆殺戮。譬如他看見了人家有美貌的女人。就要去硬搶了到他家裏去強姦。見人有好東西。也是這樣。因此一部落裏的百姓。看見了酋長。好像小鬼見了閻王。要單是那酋長無惡不作。百姓們還可以忍耐。無奈那些酋長。又都有幾箇極寵愛的嬖臣。都是最善於諂媚。奴隸性質最重的人。酋長有什麼號令。他不管他是不是。總要替他做成功。譬如酋長想要那一箇女子。只要對那嬖臣說一聲。那嬖臣就千方百計。想出法子。去把那女子搶來。還要說長道短。顛倒是非。恃勢欺人。都是他的老手段。因此百姓見了他。沒有一箇不恨如切骨的。但是那酋長。却十分相信寵用他。他怕走出來。遭百姓的毒手。所以總和那酋長住在一處。有時候那嬖臣忽然得罪了酋長。酋長就要把他趕出。他從此就沒有了倚靠。到了外邊。百姓看見。就要百般的羞辱他。拿他綁起來。放在地下。大家你一拳。我一脚。你一口唾沫。我一口痰。甚至於在他身上大便的大便。小便的小便。弄

到後來。身上堆滿了。叫人看守好。隔了幾天。等他身上的髒東西乾了。然後把他放在柴堆上。放起火來燒死他。這是我聽見朋友說的。不曉得到底是真是假。我答道。很可惡的嬖臣。原是有。不過他既失了權勢。百姓們就是要報仇。也不過把他一刀兩段就罷了。大約沒有用這樣野蠻的法子。去送他性命的。而且稍微開化些地方的酋長。也不敢這樣放肆。因為他的百姓。要是不服他時。他隨時就要失掉了酋長的位子。所以無論那箇酋長。總要有一片推己及人的心腸。現在只有斐洲的黑人。美洲的紅人。和亞洲那些游牧打牲的部落。還有酋長。別的文明的國裏。或是君主。或是民主。或是君民共主。早已沒有酋長的名目了。馬主人道。原來如此。停了一會兒。又說道。講到生育的一樁事。你們人類也很講究的。聽說男人年紀輕的時候。就要出去找女人。找到了他中意的。就帶了那箇女子回家。算他的妻室。有時候弟兄幾箇人。或是和幾箇好友。同娶一妻。要是這箇女的。偏愛着一箇男的。被那幾箇曉得了。就要翻臉。把這一箇趕到別處去。不許他同住。我想一有了這箇風俗。大家又格外要鬧出多少事來。不曉得你們英國人娶親是什麼樣的。我答道。我們娶親的法子。要算地球上頂好的。無論什麼人。總要過了二十歲。纔許娶妻。我們國裏的風俗。男女平權。互相爲友。不過總是

樂而不淫。要不然。不免有流弊了。男女既然兩下裏做朋友來往。等到交情極深。彼此都懂得脾氣。合式的很。然後配做夫妻。他們既然相好在前。兩邊願意合巹之後。自然和諧到老。再也不會反目的。所以我們這箇法子最好。講到幾男共一女的風俗。我們國裏是斷乎沒有的。只有西藏和印度那些沒有開化的地方。或者有這樣事。我們英國人。在上古的時候。雖然是極野蠻。却沒有這箇風俗。因為這是極背公理的話。猶未了。那馬主人便道。這箇我已經明白。還要問你別的。我聽見說地球上的動物。沒有一種不愛乾淨的。只有人類最頂醜陋。不曉得這句話。究竟是真是假。我聽了這句話。不由得大笑起來。馬主人看見我笑。便問道。這樣的話。一定是不合理了。你且講出這緣故。給我聽聽。我止住了笑道。我就是說了。你也不見得相信。倒不如不說的好。他道。不要緊。我總不怪你的。有話快些說出。不要藏頭露尾。我便道。地球上動物裏頭。實在要算人類頂乾淨。我們人類。天天早起。必定要洗臉洗手刷牙漱口。各樣收拾好了。纔喫東西。洗澡也是很勤的。夏天天天洗澡。還有一天洗兩次的。到了冷天。三四天洗一次。房裏總是打掃得很乾淨的。坐起來。坐在椅子上。或是凳子上。睡起來。總是睡在牀上。或者炕上的。身上穿的衣服。也常常洗換。喫的東西。也是洗得很乾淨的。總而言之。

髒髒的東西。人身上是一點兒也沒有的。至於別種的動物。像牛羊虎豹獅象等類。一年到頭。總不洗澡的。嗅的東西。也沒有我們的乾淨。睡的時候。就睡在地下。照這樣比較起來。豈不是我們人類。比別種的動物乾淨得多了麼。還有一種頂髒的獸類。名叫做豬。身子很肥的。耳朵很大的。你這裏可也有麼。馬主人道。牛羊虎豹等類。都有。却不見有你所說的豬。不知他究竟是怎麼樣的。我答道。這豬性子頂懶惰。一天到晚。只曉得嗅了睡。睡了嗅。別的都管。凡是養豬的人家。必有一箇棚的。棚裏地下鋪滿了灰。那豬就睡在灰上。隔了多少時。灰上頭堆滿了那豬的屎尿。都溼透了。棚裏臭氣薰蒸。那豬安然住在裏頭。你想這豬。可以算得天底下頂髒的動物了麼。在亞洲的東方。有一箇國。名叫中國。這箇國裏的百姓。頂喜歡嗅豬肉。那豬既然是這樣的髒髒。他的肉一定是有毒的。有多少病。是因為嗅豬肉嗅出來的。所以中國地方有了疫氣。傳染起來。最是容易。因為豬肉是很容易收疫氣的。你想豬的害人。可以算得利害了。我們英國人恐怕嗅了豬肉。生出許多病來。所以大家都嗅牛肉的。我說到這裏。馬主人便問道。人類既然也有嗅豬肉的。也有嗅牛肉的。不曉得可也有嗅馬肉的麼。我答道。那却很少。他又問道。可是你們已經曉得馬是貴重的動物。所以不忍嗅他的肉麼。

我答道。並不是這箇講究。因為馬肉味不大可口。有點兒酸。所以大家總不喜歡喫他。地球上許多動物的肉。不能喫的。豈但是馬呢。他道。原來如此。那些馬既然替你們做了一世的苦工。就是他的肉可口好喫。也不應該再去喫他。要是喫他。也是罪過的。豈是上天好生的意思麼。我答道。你這話很是。不過我們人類的性情。却是很刻薄的。就像牛也是替人做苦工。到了後來。還總要殺了喫他的肉。有時候還要揀童牛喫。豈不太刻薄嗎。那馬主人不等我說完。便道。講到人類。和人類的朋友們也談過的。他們總說男人的性情。大半是刻薄。女人的性情。大半是淫賤的。爲什麼呢。男人沒有一個不驕傲的。自以爲動物中最貴。專門虐待別種的動物。不曉得地球上的動物。都是上天造成的。上天本是一樣的看待。偏是你們人類。要看重自己一類。看輕了別的動物。以爲卑不足道。這也是公理上說不過去的。講到女人的性情。還要可恥可笑。這些女人。是一天到晚。沒有事情做的。他們是全靠男人養活。也不要尋飯喫。也不要讀什麼書。愛怎麼着就怎麼着。很自由的。既然沒有事情做。一天到晚閒着。閒不過了。就要想起別樣的心思來。時常坐在門外。裝出一副妖嬈的態度來。碰見了年輕貌美的男人。便把兩隻水汪汪的眼睛。遮遮掩掩的看他那些年輕的男人。大半也是輕薄之徒。那

裏經得起這樣的女人鉤引他。魂魄早已飛在九霄雲外。漸漸的兩情相投。到了後來。神交既深。遂成肉慾。這樣的事情。於生育大有害處。你們要是不禁止這樣的壞風俗。趕緊叫他改變。將來人類怕是要滅盡的。他說完了。我也不答。心裏暗想道。他所說的話。是很有來歷的。不過說的稍微過分一點兒就是了。人爲萬物之靈。現在反要被馬恥笑。看官。我望你們看過了。我這一本書。好好兒的替我爭口氣罷。我和馬主人。天天這樣的談論。他有時候也很高興。把海黑姆人類的性質告訴我。我也很愛聽。究竟耳聞不如眼見。我想倒不如自己到外頭去。和那些海黑姆人。常在一處。纔能夠考察出他們的性質。得些實在的閱歷。但是那些海黑姆人。實在凶得很。我要是出去。碰見了他們。他們一定要欺侮我的。因此我雖然久已起了這箇念頭。到底一時不敢出去。有一天晚上。我從馬主人那邊回來。忽然又想起了這件事。就自家盤算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就趕緊到那邊去。和他商議。要出去考察海黑姆人的事情。他道。這是很容易的事。你何不早些告訴我。你到了這兒。這許多時。還不曉得他們看見了我們。是很害怕的嗎。你要出去。我就叫一箇我的用人。和你一同出去。包管沒有一箇人敢來侵犯你的。我聽了。連忙起身道謝。就問道。今天可行。他說可以。就叫過一匹紅馬來。對我道。

他的氣力很大。着實可靠。你和他一塊兒出去。一定可以放心。我就辭了馬主人。和那紅馬一同出門。到了外頭。只見那些海黑姆人。成羣結隊。在那裏逛的逛。尋食的尋食。看見我和紅馬在一處。却沒有一箇敢走近前來的。都遠遠的站在一邊。對着我呆看。那時我身上穿着黑褂子。頭上戴着灰色帽。脚下穿着黃皮靴。他們是從沒有穿過衣裳的。見我頭是灰色的。臉和手是白的。身子是黑的。腳是黃的。大家都不懂得是什麼緣故。只願把眼睛釘住在我身上。從頭到腳的細看。我已經猜着了他們的意思。就脫掉了帽子。捲起了衣袖。袒開了胸膛。要叫他們曉得我裏頭的身體。是和他們一箇樣的。他們看了一會兒。方纔明白我和他們是同類。我就仍舊戴上了帽子。理好了衣服。不料他們見我這樣。忽然的現出怒容。在那裏指手畫腳。似乎要上來打我的樣子。我喫了一驚。回頭便跑。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苦學生

第五回

持公道領事難關員

做勞工備金資學費

黃孫在車上。纔知日本領事接信之後。初意中國學生事。當由中國領事辦理。不便越俎。立刻把原信。派繙譯官。送給中國領事。繙譯官回來報告道。船上還有官費生。上午已與關員說明。下午去送保單。忽然又生波折。此刻尙是相持未下。若然再爲私費生。又同關員爭執。怕與官費有些關礙。並且黃孫一無本籍督撫咨文。二無駐日公使來牘。中國領事說。實在不便過問。日領事發怒道。宏文文憑。明明說是支那留學生。何嘗不是憑據。明明華領事畏難憚勞。故意推託。既有本國學校的文憑。又有醫博士的證書。我也儘可問得。便找關員詰問。黃孫所犯何病。醫士證書。是否都是捏造。關員支支吾吾。對答不來。日領事便立逼着。要准黃孫上岸。關員不肯說。黃孫是中國學生。不與日本相干。很有些怪着。日領事越分的意思。日領事辯道。尋常支那學生。日本原不便干預。這箇黃孫。是在日本宏文畢業。來美游學。情形不同。辦法自然不同。恰巧中國領事。又爲官費生事。到關上來。幫着辯論。關員方始許可。黃孫問明了前後情節。馬車已到棧房。黃孫定了下層頂小一房。書記生詫異道。這是下等人的住所啊。黃孫笑把在

苦學

生 第五回

東京的情形。一一詳告。書記太息道。如此刻苦。又如此好學。在支那真是難得。今日且別過。明天絕早五下鐘。再來暢談罷。黃孫託他在領事處。先爲道謝。自己洗過臉。喫些東西。曉得美國地方。通行英語。便達人問信。中國日本兩領事府。都去走了一趟。又到火車棧。買了一張華盛頓三等車票。往返十五六里。回棧已是上燈。黃孫在船。兩夜未曾安眠。此時倦意漸生。睡魔來擾。胡亂找些食物喫下。倒頭就睡。一覺醒來。晨光乍露。微微透進室中。纔見橫三豎四。一間房內。連自己共有八人。估量模樣。不是水手。便是苦工。也不去驚動他們。開門找到自來水管。旋些水在臉盆裏。洗畢回房。各人已醒。睜圓幾雙碧眼。相了又相。開口操着英語問道。你是日本人麼。在那座廠裏做工。黃孫也操英語回覆道。我是支那人。不在這裏做工。要到華盛頓去進學堂的。各人纔不多問。只在背後私議道。這箇人。那裏像什麼學生。一定是箇苦力。這時日本書記生。已走進門。見這樣魚龍混雜。稂莠不分。皺一皺眉頭。拉黃孫到門邊。操着日語說道。華盛頓那裏。你們貴國的商人。不多幾箇。有一家新開報館。主人是非列賓。一箇富翁。我介紹你到那邊。看有什麼事可做。十句鐘後。火車要開。好收拾行李了。美國下流中。欺騙奸詐。勝我東方十倍。你住的又偏和這些人接近。以後要着實當心呢。黃孫見他語言脆擊。

情誼殷勤。心上十分感謝。收了信。順手放在皮袋中。隨雇人運行李。到車棧。侍者接過。自去安排。黃孫跳上三等車。看一排長凳。擠了二十多人。靠邊揀些空縫。側身就坐。不一回。汽管中。嗚嗚連響三次。車輪展動。漸行漸速。兩邊高樓廣廈。密樹深林。有聲若飛。無風自舞。前幾天行的是大漠沙。心中十分鬱悶。漸漸又見了好山如畫。淺草平鋪。又疑身在故鄉。狂喜欲墮。後幾天。忽然。是羊腸鳥道。一綫中開。高人白雲。下臨無際。一縷煤煙。有時現於谷下。有時現於峯巔。輪與齒嚙。車與山爭。便覺目眩神搖。乍驚乍喜。黃孫到一處。換一處眼界。頗可自怡。只是車中地窄人多。夜眠不便。每值逢站。多買些食物。藏在身邊。等衆人下車時。伸頭舒足。自適片時。終究提心弔膽。不能安睡。等到華盛頓。精神困憊。肌肉也消瘦許多。幸虧這裏不是商埠。棧房既大。旅客不多。黃孫住的。雖是下等房間。沒有上等的宏敞潔淨。却也獨踞三尺。容我悠閒。比起火車中。已是置身天上。隔了兩夜。氣體復元。先取日本書記。生介紹的薦書。尋到新開報館。問主人時。已回馬尼喇去。館中人道。須隔兩月。纔能回美。黃孫天涯作客。舉目無親。旅費無多。長年尙遠。只每日兩元的棧費。一年便好消盡。悶悶回到棧中。想且進了學堂。再行打算。便在棧房。打聽高等學堂的所在。報了名。繳了費。一千日幣。已剩得半之數。黃孫因爲

離棧十二三里。往返不便。每日中午。只喫兩塊麵包。一碗咖啡茶。條忽過了八星期。遇不到什麼機會。報館主人偏又不知何事。在馬尼喇耽擱住。那晚納悶非常。晚飯未喫。倒在牀上。只是睡。棧中人此時都已相熟。棧主亨美利。只道黃孫有病。要給他請醫生。黃孫苦苦力辭。說我心緒不佳。懶於飲會。並不會犯什麼病症。亨美利道。你有什麼心事。可告訴我麼。黃孫道。告訴你也不妨。只覺難於啓齒。亨美利道。黃先生。我看你住的。喫的。都是十分省儉。換的衣裳。也不見付人去洗。想是你們私費生。囊橐不豐。你和使館又不通氣。緩急無處通融。故此煩惱麼。黃孫道。你倒猜的不差。亨美利道。學生中。半工半讀的儘多。黃先生。你何不找些事做呢。黃孫道。本有此意。只是沒有機緣。亨美利道。黃先生。你學過手工麼。黃孫道。那箇在東京也做過來。亨美利道。這樣。我薦你一處去。左近有所縫衣廠。廠主正要招些支那工人。明天恰好禮拜一早。我介紹你去見。若然成功。就搬到那邊去住。也不妨的。黃孫甚是歡喜。先給棧主道謝。一宿無話。明早約了棧主。同到廠中。會了廠主福斯忒。亨美利道。支那工人。招齊了沒有。福斯忒蹙額道。此地華人絕少。一月來。竟未招到一人。白色工人。又時時同盟要挾。開廠的。真日難一日哩。亨美利道。此位黃孫君。是支那私費生。現在我們高等學堂。先在日本做過手工。

刻想找件事補助學費。只是黃君上午九點鐘後，下午四點鐘前，要到堂讀書。你看可以留在廠裏麼？福斯忒歡喜道：支那人勤慎聰明，黃君又是學生，自然更是不同。但每日午前六七兩句鐘，午後五至十，六句鐘，共做八句鐘，在我廠中住宿，朝晚兩膳，也在我處。每月工資三十元。黃君不嫌少麼？黃孫道：我只消有了學費，並不多爭，遵命就是了。福斯忒對亨美利道：黃君已經答應，請你同歸，派人把行李就今日運來。亨美利就同黃孫回棧，叫一箇棧使代運到廠。黃孫從此朝晚做工，中午讀書。雖說早起睡遲，沒有一刻鐘可以凝神靜坐。入學出學，一來一往，又要二十六七里路。但是前半年學費已經繳清，夜眠得所，不消另出棧費。儲金所入，子母相權，還可生些利息。眼見得餘剩日幣，勉強強，約可支滿五年。倒也心安理得，便把全副精神，貫注到課程上。教習時時稱贊道：此子不久就要出人頭地。同學的却因羨成妬，因妬成憤，暗暗伺察黃孫的蹤跡。一日在堂，互相指目道：支那人是窮漢，是苦力，適逢教習上堂，眼見情形，因對諸生道：兼工兼讀，是本國常有的事。日本學生到來游學的，也多如是。你們莫只笑支那人。諸生纔不則聲，却不知怎樣。工商部得了信了。

苦學生第五回終

苦學生

第六回 出工廠黨勢方張 返學堂高才見嫉

當初學生受了教習責備。並不分辯。却在暗地運動。工黨領袖集衆說道。美人生計。先被支那人攙奪殆盡。自從定了禁工的新約。去者日多。來者日少。美人方始有些生路。忽然又遣學生來嘗試。顯見支那人有意同美國作難。不趁早絕了禍根。將來四處蔓延。好從學生界。劈分一箇工人世界。我美國苦力。只好坐以待斃。便紛紛到工商部要求。另定幾件。專待支那學生的新例。工商部員。向來要順了工黨。纔能保全他的祿位。既然祿位看的重。就顧不得什麼公理。美國從大統領。到部院大小官紳。多半都犯此病。不過工商部加倍利害。真正點到奉行。過不多時。先是縫衣廠內。接工商部的知會。說支那人黃孫。現在高等學堂讀書。不應再做工人。限廠主於二十點鐘內。驅令出廠。福斯忒驚詫道。學生做工。各國人都有。怎麼只禁支那人。待我到部去問。黃孫停了一刻。心上暗暗思忖。以爲外國重商。商人發的議。就不採用。還好寬延時日。這事關係。不止在我一人。公使必要爭辯。或者竟有挽回。也不可知。却見福斯忒遠遠地一步一頓。垂頭喪氣而回。說黃孫君。不是我捧你。目前美國。純是工黨勢力。工黨議定了。任我舌

敵脣焦。全部中竟無一人贊成。還說違了限。要照你一月的工資。五倍罰我。我也無可如何。只好對你不起了。黃孫驟然聽說。正如電火雷針。從頂心穿過足底。有些點立不定。轉念一想。過一時。算一時。且搬到棧中住幾天。再說。便別了福斯忒。依舊尋到亨美利處。福斯忒依依不捨。直送黃孫到棧。亨美利也忿忿不平。說朋友交際。尙不能一箇謙和。一箇得步進步。只管欺凌過去。不要說兩國交際。怎好欺人太甚。將來美國名譽的破壞。社會的喪負。必然是這事種的禍根了。黃孫一言不發。睡了一夜。重到學堂。却不道堂中也接了知會。說支那人黃孫。現在縫衣廠做小工。已失了學生資格。不應再受高等教育。限管理員於二十四點鐘內。攆令出堂。據人傳說。還有押出本境。驅回中國的。消息。黃孫便去求見教習。道地球上學生。大半是孤寒子弟。借着傭金。來供學費的。到處通行。貴國並不能免。怎麼單禁支那人。不禁本國人。就算本國人。應享特別的權利。怎麼又不禁別國人。專同支那人爲難。貴國自負爲自由祖國。怎麼又出此不平等的苛例。奪人自由。我黃孫不要別人攆的。本從日本來。還到日本去。就不。還好到倫敦巴黎。定要在華盛頓。待人欺侮麼。教習滿面惶愧。說近來工商部。真是愈出愈奇。須知學堂是文部所轄。與他毫沒相干。這回的事。一侵貴國人的自由。一便犯文部的特

權。貴國公使諒亦決不坐視。我也要稟知文部大臣。去同工商部交涉。黃先生切勿遂萌去志。請依舊上堂受課。黃孫堅辭要走。無奈教習再四堅留。親自陪了。來到講堂。只好勉勉強強。坐了一日。五句鐘回棧。纔知公使傳見黃孫重復出棧。前往謁見公使童子揚。漢人在旗。來不一年。老大架子。滿嘴京腔。說咱本不知有這事。直到高等學堂。一箇什麼教習來見。纔知道有你這麼一箇人。鬧了這門一件笑話。咳。你想咱們中國窮人很多。再沒有上半天到學堂。下半天又去泥水木作做徒弟的。你竟在那箇廠。做的那一門工。黃孫道。中國衰弱的原因。就爲把工人看得不值一文。至於出洋游學。且工且讀的。不止中國一國人。中國也不止學生一人。怎好算作笑話。公使怒喝道。你鬧到東被人攆。西被人趕。還不算笑話麼。咱本不愛管這事。你又使那教習。赤緊的跟咱纏繞。你究竟打的什麼主意。黃孫便在椅上站起。說教習到這裏。學生不知道。學生是私費生。愛管不愛管。聽公使的便。決不相強。說畢。便立即出了使館。不想教習却在棧中等他。說黃先生見過公使麼。黃孫不便把公使醜態說給外人聽。含糊答道。公使只問些學堂工廠的情形。沒說別話。謝先生盛意。倒是你先去通知的。教習道是。啊。公使也有意思。要替你去爭的。我纔從文部來。已備文駁回。黃先生你好安心到堂了。黃孫

在廠兩月。所得的工資。能有幾何。若然從此罷休。明知不能持久。只是到學不及半年。就此半途而廢。又覺可惜。躊躇好一會。纔應承仍回學堂。教習歡歡喜喜走了。自此一日七小時。一禮拜三十六小時。依舊聞鐘上堂。聞鈴散學。以前那些同學。本都懷恨。季考時。又給黃孫攷了第一。各新聞揄揚不絕。漸漸有人知道黃孫的名字。名譽越好。疑忌越深。冷言惡語。當面譏諷。轉背還加些材料。黃孫一人一口。敵不住衆人。幾次退學。幾次都被教習留住。又混過四五月。有天絕早。全堂學生。都已到齊。爲離上課。還有一句鐘。四散遊戲。有些聚在一處。談天說地。無意中說到黃孫身上。都道支那的窮漢。支那的苦力。這幾天面黃肌瘦。聲低喉啞。像是受餓了。今天這時候不到。想是餓倒了。但願從此不來。纔拔了眼。中釘。耳中刺哩。正講得高興。忽聽譁聲四起。道乞丐來了。乞丐來了。大衆住口。注目前望。只見一箇人。穿件東縫西綴的裏衣。套雙開口缺線的破靴。頭上草帽。綻了邊。一根根探頭向外。像似銀針。又像似樹上的小枝。愁眉深鎖。由外而入。大衆譁然道。支那的窮漢。原不配當學生。這回做了乞丐。玷辱我們學堂。原來此人就是黃孫。忙分辯道。我不過衣裳襤褸。怎的就是乞丐。怎的玷辱學堂。須要還我憑據。大衆道。你這樣不乾不淨。關礙衛生。還說不是玷辱學堂。今番同去見教習。看還偏護。

你不偏護你呵。呀呀。身上氣味。薰得人胸頭作惡。走罷。快不要同他多講。便一片聲嚷道。攆支那的乞丐呀。攆學生的乞丐呀。

苦學生第六回終